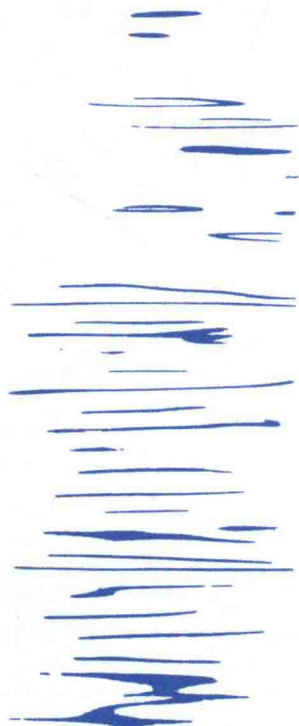


余光中——著

余光中散文典藏

# 此心安处， 便是吾乡

剪一束心头月光  
谱一曲乡愁绝唱



非外借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源  
CHUBOOK

余光中——著

余光中散文典藏

此心安处，  
便是吾乡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雅天韵  
CS·8009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 / 余光中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8.4  
ISBN 978-7-5404-8487-3

I. ①此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20259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，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，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**上架建议：畅销·文学**

CI XIN AN CHU, BIAN SHI WU XIANG

**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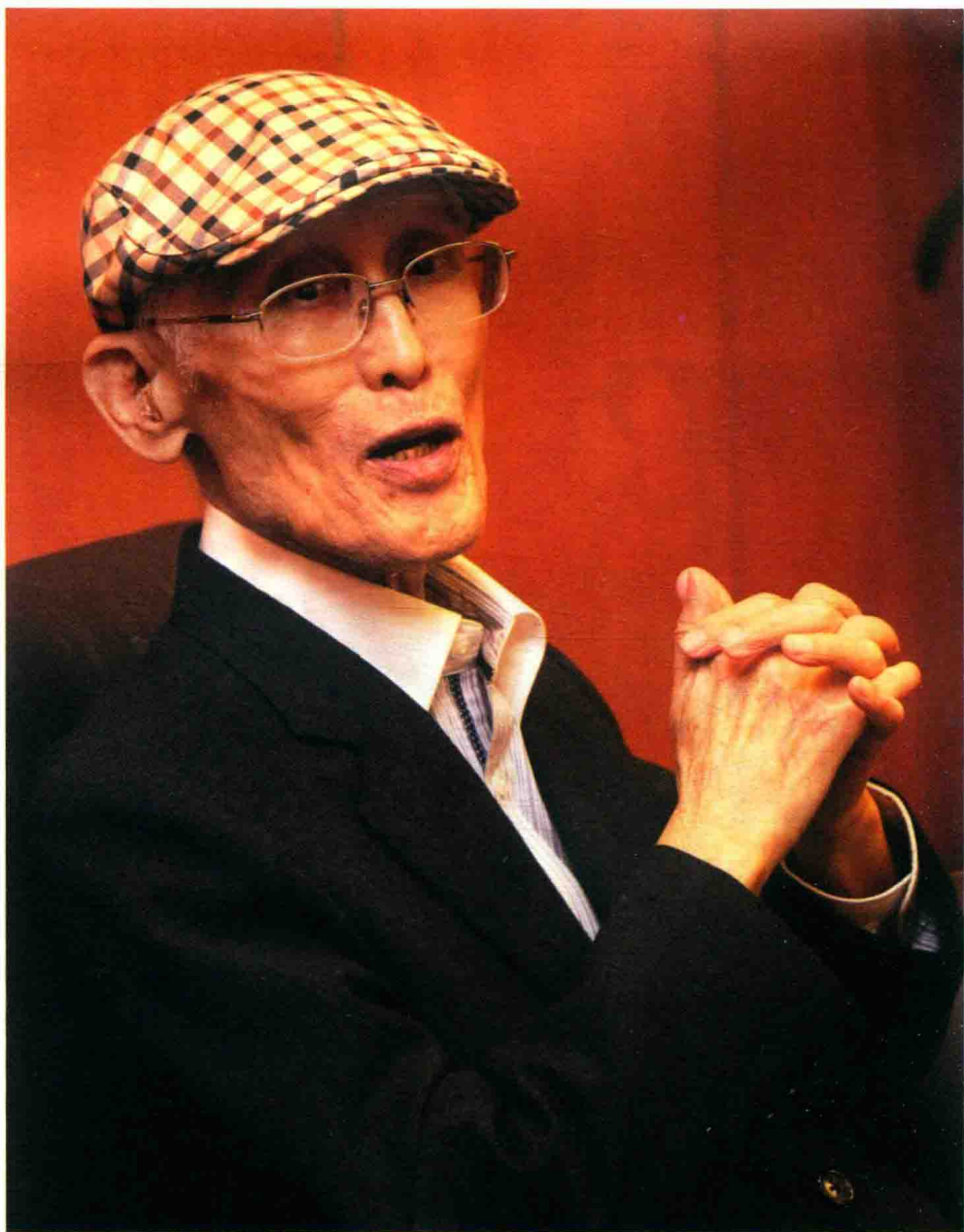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：余光中  
出 版 人：曾赛丰  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  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  
策划编辑：张 卉  
文字编辑：苏会领  
版权支持：文赛峰  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罗 昕 刘 迪  
装帧设计：利 锐  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  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  
网 址：www.hnwy.net  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经 销：新华书店  
开 本：875mm×1270mm 1/32  
字 数：225千字  
印 张：9  
版 次：2018年4月第1版  
印 次：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487-3  
定 价：49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





常美人间琢玉郎，天教分付点酥娘。

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

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

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

上  
编  
思念比远方更远

---

第一章 风筝与线

每一次离开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。  
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，因为泥土在这里，  
落叶在这里，芬芳，亦永永永永播扬自这里。

望乡的牧神 / 003

地 图 / 019

蒲公英的岁月 / 027

听听那冷雨 / 035

高速的联想 / 042

思台北，念台北 / 049

海 缘 / 056



## 第二章 车轮与路

九月间，到半山去看白杨林子，在风里炫耀黄金，  
回来的途中，系一枝白杨在汽车的天线上，  
算是俘虏了几片秋色。

塔阿尔湖 / 071

落枫城 / 077

四月，在古战场 / 085

丹佛城——新西域的阳关 / 092

南半球的冬天 / 103

凭一张地图 / 110

德国之声 / 114

山色满城 / 126

## 第一章 没有尽头的歌

时常在冬日的深宵，诗写到一半，

正独对天地之悠悠，

寒战的汽笛声会一路沿着小巷呜呜传来，

凄清之中有其温婉，好像在说：全台北都睡了，

我也要回站去了，你，还要独撑这倾斜的世界吗？

逍遥游 / 139

九张床 / 147

花 鸟 / 154

沙田山居 / 161

没有人是一个岛

——想起了痖弦的《一九八〇年》 / 165

我的四个假想敌 / 172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/ 179

假如我有九条命 / 189

没有邻居的都市 / 193

双城记往 / 201

日不落家 / 209

## 第二章 永不熄灭的光

盖棺之论论难定，一个民族，  
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，  
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。

老得好漂亮

——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 / 219

不朽，是一堆顽石？ / 228

卡莱尔故居 / 241

夜读叔本华 / 254

西欧的夏天 / 257

重访西敏寺 / 260

古堡与黑塔 / 264

文章与前额并高 / 273

上  
编

思念比远方更远

---

---

## 第一章

# 风筝与线

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

每一次离开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。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，  
因为泥土在这里，落叶在这里，芬芳，  
亦永永永播扬自这里。

## 望乡的牧神

---

那年的秋季特别长，一直拖到感恩节，还不落雪。事后大家都说，那年的冬季，也不像往年那么长，那么严厉。雪是下了，但不像那么深，那么频。幸好圣诞节的一场还积得够厚，否则圣诞老人就显得狼狈失措了。

那年的秋季，我刚刚结束了一年浪游式的讲学，告别了第三十三张席梦思，回到密歇根来定居。许多好朋友都在美国，但黄用和华苓在艾奥瓦，梨华远在纽约，一个长途电话能令人破产。咪咪手续未备，还阻隔半个大陆加一个海加一个海关。航空邮筒是一种迟缓的箭，射到对海，火早已熄了，余烬显得特别冷。

那年的秋季，显得特别长。草，在渐渐寒冷的天气里，久久不枯。空气又干，又爽，又脆。站在下风的地方，可以嗅出树叶，满林子树叶散播的死讯，以及整个中西部成熟后的体香。中西部的



秋季，是一场弥月不熄的野火，从浅黄到血红到暗赭到郁沉沉的浓栗，从艾奥瓦一直烧到俄亥俄，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维持好几十郡的灿烂。云罗张在特别洁净的蓝虚蓝无上，白得特别惹眼。谁要用剪刀去剪，一定装满好几箩筐。

那年的秋季特别长，像一段锥形的永恒。我几乎以为，站在四围的秋色里，那种圆溜溜的成熟感，会永远悬在那里，不坠下来。终于一切瓜一切果都过肥过重了，从腴沃中升起来的仍垂向腴沃。每到黄昏，太阳也垂垂落向南瓜田里，红橙橙的，一只熟得不能再熟下去的，特大号的南瓜。日子就像这样过去。晴天之后仍然是晴天之后仍然是完整无憾饱满得不能再饱满的晴天，敲上去会敲出音乐来的稀金属的晴天。就这样微酩地饮着清醒的秋季，好怎么不好，就是太寂寞了。在西密歇根大学，开了三门课，我有足够的时间看书，写信。但更多的时间，我用来幻想，而且回忆，回忆在有一个岛上做过的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情，一直到半夜，到半夜以后。有些事情，曾经恨过的，再恨一次；曾经恋过的，再恋一次；有些无聊，甚至再无聊一次。一切都离我很久，很远。我不知道，我的寂寞应该以时间或空间为半径。就这样，我独自坐到午夜以后，看窗外的夜比《圣经·旧约》更黑，万籁俱死之中，听两颊的胡髭无赖地长着，应和着腕表巡回的秒针。

这样说，你就明白了。那年的秋季特别长。我不过是个客座教授，悠悠荡荡的，无挂无牵。我的生活就像一部翻译小说，情节不多，气氛很浓；也有其现实的一面，但那是异国的现实，不算数的。例如汽车保险到期了，明天要记得打电话给那家保险公司；公寓的邮差怪可亲的，圣诞节要不要送他件小礼品；等等。究竟只是

一部翻译小说，气氛再浓，只能当作一场逼真的梦罢了。而尤其可笑的是，读来读去，连一个女主角也不见。男主角又如此地无味。这部恶汉体的（picaresque）小说，应该是没有销路的。不成其为配角的配角，倒有几位。劳梯芬便是其中的一位。在我教过的一百六十几个美国大孩子之中，劳梯芬和其他少数几位，大概会长久留在我的回忆里。一切都是巧合。有一个黑发的东方人，去到密歇根，恰巧会到那一个大学。恰巧那一年，有一个金发的美国青年，也在那大学里。恰巧金发选了黑发的课。恰巧谁也不讨厌谁。于是金发出现在那部翻译小说里。

那年的秋季，本来应该更长更长的。是劳梯芬，使它显得不那样长。劳梯芬，是我给金发取的中文名字。他的本名是 Stephen Cloud。一个姓云的人，应该是洒脱的。劳梯芬倒不怎么洒脱。他毋宁是有些腼腆的，不像班上其他的男孩，爱逗着女同学说笑。他也爱笑，但大半是坐在后排，大家都笑时他也参加笑，会笑得有些脸红。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戴隐形眼镜的。

同时，秋季愈益深了。女学生们开始穿大衣来教室。上课的时候，掌大的枫树落叶，会簌簌叩打大幅的玻璃窗。我仍记得，那天早晨刚落过霜，我正讲到杜甫的“秋来相顾尚飘蓬”。忽然瞥见红叶黄叶之上，联邦的星条旗扬在猎猎的风中，一种摧心折骨的无边秋感，自头盖骨一直麻到十个指尖。有三四秒钟我说不出话来。但脸上的颜色一定泄露了什么。下了课，劳梯芬走过来，问我周末有没有约会。当我的回答是否定时，他说：

“我家在农场上，此地南去四十多英里。星期天就是万圣节了。如果你有兴致，我想请你去住两三天。”

所以三天后，我就坐在他西德产的小汽车右座，向南方出发了。十月底的一个半下午，小阳春停在最美的焦距上，湿度至小，能见度至大，风景呈现最清晰的轮廓。出了卡拉马祖（Kalamazoo），密歇根南部的大平原抚得好空好阔，浩浩乎如一片陆海，偶然的农庄和丛树散布如列屿。在这样响当当的晴朗里，这样高速这样平稳地驰骋，令人幻觉是在驾驶游艇。一切都退得很远，腾出最开敞的空间，让你回旋。秋，确是奇妙的季节。每个人都幻觉自己像两万英尺高的卷云那么轻，一大张卷云卷起来称一称也不过几磅。又像空气那么透明，连忧愁也是薄薄的，用裁纸刀这么一裁就裁开了。公路，像一条有魔术的白地毯，在车头前面不断舒展，同时在车尾不断卷起。

如是卷了二十几英里，西德的小车在一面小湖旁停了下来。密歇根原是千湖之州，五大湖之间尚有无数小泽。像其他的小泽一样，面前的这个湖蓝得染人肝肺。立在湖边，对着满满的湖水，似乎有一只幻异的蓝眼瞳在施术催眠，令人意识到一种不安的美。所以说秋是难解的。秋是一种不可置信而居然延长了这么久的奇迹，总令人觉得有点不妥。就像此刻，秋色四面，上面是土耳其玉的天穹，下面是普鲁士蓝的清澄，风起时，满枫林的叶子滚动香熟的灿阳，仿佛打翻了一匣子的玛瑙。莫奈和西思莱死了，印象主义的画面永生。

这只是刹那的感觉罢了。下一刻，我发现劳梯芬在喊我。他站在一株大黑橡下面。赤褐如焦的橡叶丛底，露出一间白漆木板钉成的小屋。走进去，才发现是一间小杂货店。陈设古朴可笑，饶有殖民时期风味。西洋杉铺成的地板，走过时轧轧有声。这种小铺子在